皇清經解

ロ仁12
478
343

改
2.0
243

東京大學

禮說　江都淩明經曙著

喪服不杖期章傳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注嫡婦在亦爲庶孫之婦萬斯大儀禮商曰益夫庶亦庶夫嫡亦嫡婦人從夫之義也鄭氏謂嫡婦在則亦爲庶孫之婦是不夫之從而以姑爲主豈禮也哉

論曰鄭注以傳言孫婦亦如之故知有嫡婦無嫡孫婦矣設有嫡婦在則亦同于庶孫婦耳萬駁注直同駁傳矣而未可駁也此章專爲祖在而服嫡孫也由嫡子而推之于嫡婦嫡婦者嫡子之妻也然不謂之嫡妻而謂之嫡婦是對舅姑之稱也嫡子雖亡嫡婦尙在舅安得不以嫡婦視之且嫡婦之名不得以存

亡易也嫡婦亡舅不得不以嫡婦之服服之也設使孫婦亡舅將服其姑之嫡不應復服其婦之嫡矣故曰有嫡婦亦爲庶孫之婦者對祖而言之也不然誰嫡之而誰庶之乎若祖不在則傳重在嫡孫矣嫡孫者嫡婦之子也舅以爲嫡婦而子可不以爲嫡母乎是必嫡母亡而後孫婦乃爲嫡孫婦此至當不易之論也果如萬說既嫡婦而兼嫡孫婦乎抑不嫡婦而唯嫡孫婦也唯嫡孫婦是姑之嫡孫可奪之也母之嫡子可降之也使既嫡婦而兼嫡孫婦是嫡可以有二也曰如是則小記何以爲嫡婦小功也小功庶婦之服曰此指嫡婦之無子者而言不爲有子之嫡婦言也內則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據此可知婦雖傳重有冢婦之名而無嫡婦之稱豈非以嫡不可以有二而婦厭于姑之一証耶且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亦豈非姑在而婦不得伸之一證耶然則爲夫之從其說不足據也

萬斯同羣書疑辨既夕禮諸家解燕養饋羞湯沐之饌謂正寢朝夕奠之外別有燕寢朝夕之奠若是則一時而兩處設奠矣愚竊以爲不然正寢之奠本以棲神也謂神不在正寢朝夕亦不必設奠矣謂神既在正寢乎又何爲於燕寢而奠之也揆之于禮既不合考之于經又無文儒者乃尚舉其說以制禮吾誠不知其何解也後世惟溫公疑之謂兩處饋甚無謂故書儀至設奠於靈座前可謂得禮

之正矣然注疏之謬公實未之覺也或曰審如子言下文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當作何解乎曰下室卽正寢之室也謂既有朔月薦新之奠則不必有朝夕室中之奠故記又明之奈何以下室爲燕寢爲正寢之外復有燕寢之奠也況燕寢之說不但儀禮無之卽小戴禮亦無之可知爲鄭賈之臆說矣

論曰萬云謂神既不在正寢朝夕亦不必設奠既在正寢又何爲于燕寢而奠之一時不當有兩奠也此臆說也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祭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正祭之時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不知神之所在爲于彼室乎爲于彼堂乎

故兩處設祭者有之古者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未葬之前猶生事也故當以醴酒脯醢朝夕奠殯又于下室饋設黍稷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此孝子不忍一日死其親之意耳于下室設之如生存也檀弓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倀人勿倍也萬氏之說奈何其欲倍之也而竟以兩處設饌爲疑耶既奠殯宮又奠下室者亦莫必神之所在卽于彼乎于此乎之義也至于下室卽正寢之室其說大謬不然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公薨于路寢公羊傳曰路寢正寢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然則下室

即內寢之室其然乎其不然乎又謂燕寢之說無據而本記之言燕養其燕字將何以解釋乎

萬斯同羣書疑辨士虞禮按此經初言祝亨中言祝祝亨末復言祝祝注疏謂三者皆有詞因以記文哀子某哀顯相云云爲初饗詞哀子某圭爲云云爲末祝詞而取少牢迎尸祝祠爲中次祝詞愚竊以爲不然使三者果皆有詞則記文必備詳之矣胡爲列其二而遺其一夫經既言祝祝必有詞無疑若上所言祝亨則亨未必有詞也何以言之尸未入而告神止一事耳胡爲既有享詞而又有祝詞饗祠已有潔牲剛鬣嘉薦普淖之語祝詞復有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之語何詞之重而意之複也古人必無是禮也

文多不全載

論曰萬氏之說不足信也彼以鄭賈爲妄吾執經以証之可乎萬謂若上所言祝饗則饗未必有詞也按士虞記饗辭曰饗辭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是饗辭二字已見于本經之記而萬謂饗未必有辭是與記相背矣可乎萬云饗辭已有嘉薦普淖之語祝辭復有此語何詞之重而意之複也古人必無是禮也然據士虞禮始死用柔日曰哀子云云至哀薦祫事適爾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是三辭之異者唯祫虞成僅僅乎一字之不同耳記又明之曰其他辭一也是儀禮不嫌其重複而萬以爲重複直斷古無此禮不亦怪乎吾于是知萬氏于儀禮之例未諳也凡尸未

入室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鄭賈必以祝饗有詞祝祝有詞者一則徵之于記所謂哀子某云云是也一則徵之于少牢以其同爲陰厭之祭少牢有祝詞則士虞亦應有祝詞可知也記不言者文不具也且已具少牢後省文可知例也士虞記曰其他如饋食而饋食于陰厭之祭亦有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之文故知經文可以互証也萬云今定以夙興云云爲告神之詞以圭爲云云爲告尸之詞不知萬之所定者卽鄭氏之注無以異也萬特不欲會通少牢增其一詞耳故以列其二失其一爲疑夫不旁通全經此陋儒之習見而萬氏亦坐此失何哉

萬斯同羣書疑辨世之論喪禮者皆謂三虞之後別有卒哭之祭唯敖氏謂三虞卽卒哭蓋于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三虞亦名爲卒哭引士虞記曰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爲據愚始見其說而駭之旣而思之知其言之合於禮而不背也

論曰謂三虞卽卒哭不分爲二此敖氏之誤萬氏反推而崇之謹按命名之義虞安也謂安神也白虎通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旣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釋名旣葬還祭于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卒哭云者謂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釋名又祭曰卒哭卒止也止孝子無時之哭朝夕而已卒哭非安神之比其名不同其義安得不異故釋名承虞祭而言又祭以別之不作

三虞卽卒哭之祭其謬一也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孔冲遠曰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此稱謂之不同也賈公彥曰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此受服之不同也而謂三虞卽卒哭之祭乎其謬二也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此牲之不皆少牢注卒哭成事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此牲之不同也而謂與虞爲一事乎其謬三也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檀弓曰殷練而祔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而謂卒哭非祭名乎其謬四也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葬而卽虞虞與卒哭相接其誤猶可說也大夫以上卒哭皆去虞梜兩月則虞祭旣終不得與卒哭相接而可謂之一祭乎其謬五也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如其一祭爲不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而諱乎未爲不辭也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不以虞爲卒哭也今皆分言之則其爲二事明矣其謬六也喪服小記報葬者服虞三月而後卒哭孔冲遠曰雖急卽虞而不卽卒哭猶待三月報葬虞與卒哭不同而謂卒哭卽虞祭乎其謬七也前人亦有以三虞與卒哭爲一事鄭已破前人之說非敖氏之創也敖萬皆號稱知禮者今按其說顯背經傳其謬如此學者毋輕議禮旨哉言乎後儒當知所警矣

萬斯同羣書疑辨吉祭猶未配諸家皆以爲祭羣廟之祖

不以祖妣配引少牢祝辭以某妃配某氏而特牲禮無之爲証愚獨以爲不然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禰耳當禫之月而行宗廟吉祭則但祫祭祖禰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是之謂吉祭猶未配

論曰以詩與春秋之說証之而知其非也詩序元鳥祀高宗也箋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崩而始同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箋云同祭並不云新死之主不配也若不合祭而詩何以言天命元鳥而下及武丁孫子也就詩言同祭明矣然猶曰殷禮也至于春秋則魯禮矣僖公三十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乎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若非祭新死者傳何云逆祀乎僖特非文之禰乎此經典之明文于此不講而專立異說欺人乎抑自欺也難者曰萬氏曰從來祭祖無有不配以妣者豈有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曰此萬氏之強辭也喪三年不祭祖且不祭何論于妣至此始復其舊然尚祭其祖而不及其妣不但祭事有漸亦以餘哀未忘耳雜記男子附于王父則配女子附于王母則不配注配謂並祭是禮有明文不定于祭則夫婦偕也而又何疑焉萬氏又云特牲固爲祥禫通用之禮其實卽四時常祭之禮倘專指爲禫祭之禮則於此說猶可通若此禮而常祭皆用之也則祭祖何爲不及其妣乎然按特牲饋食禮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注明云不言配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據此豈非專指祥

禫之祭乎萬以爲猶可通又何至于駁鄭也是知鄭注精審如此

萬斯同羣書疑辨雜記附于大夫之昆弟則是從孫而上祔于從祖矣從孫恐無配食從祖之禮若果有之將其子如何行事且從祖他日不有已之孫來祔于一廟之中而孫祔之從孫又祔之恐無此雜亂之禮也倘使其士而本宗子則固當祔于宗子之家今祔于從祖則是宗子而入支庶之廟矣士祔于大夫爲失貴賤之倫宗子祔于支庶不幾亂本支之義乎凡祿記所言多論貴貴而不論親親大要末世之禮而未必本先王之禮也況喪服小記言士附于大夫則易牲則士固有上祔大夫之禮矣胡爲而祔于從祖乎

論曰祔非一例之可盡也凡祔必以其昭穆父爲昭子爲穆孫不祔祖將何所祔乎且經言以孫祔祖者非一如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于王父也此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于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此豈非孫從祖食乎此一例也且又有殤與無後者二者亦當從死者之祖而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庶子不得祭故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祭如喪服小記所謂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是又一例也矣若夫小記之士不祔于諸侯祔于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與雜記之文其例一也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猶之士不祔于大夫也祔于大夫之爲大夫者猶之乎祔于大夫之

昆弟之爲士者也言諸祖父可知是從孫而
祔從祖之証也萬可以爲從孫無配食從祖之禮乎且雜記小
記之文從儀禮喪服傳而推之者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
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不得祖之而可
以祔之乎此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之說所由來也萬又引小
記爲証以爲士祔于大夫則易牲爲士可以祔大夫之証不知
此變例也賤不可祔貴此常例也亦有時無可祔則將何以處
之乎不得不祔于大夫矣然猶不敢以卑牲祭奠故曰則易牲
易牲者士用特豚而大夫則少牢豈可據小記而駁雜記耶孫
祔之從孫又祔之不足以爲嫌矣且喪服之言宗子之制自異
于他人又不得以此而例宗子宗子者尊之統也惡能同也

汪琬鈍翁類藁曰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死妻稱子幼子
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
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
汪子曰此孤子隨母更適者也或爲大宗之世適與支子
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爲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
事于更築在禮禰無廟則與祖同廟爲繼父者如之何其
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
哉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
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
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文多不全載

論曰汪氏之說辨矣然但知其常而未解其變也古者宗子去

國乃以庶從自非宗子不得以庶從也且古之大夫不外娶而後世大夫亦不能守不外娶之義如莒慶來逆叔姬是也固無論于士庶矣故孔氏之母有嫁于衛庶氏者則列國之互相婚姻者不知凡幾安知隨母而嫁者不遠適異國乎傳云爲之築宮庶則斷無爲宗子之理汪氏云禰無庶則與祖同庶不知始仕于他國者並無祖庶喪服小記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于其妻故鄭注以爲此來始仕無庶者使有祖可祔何以祔于妻耶今子隨母則其父已亡所築之宮庶必非正庶如庶人祭于寢而已此亦事之所必有者汪氏不必以爲疑遂謂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繼父同居之說前論已詳言之此第就汪氏之論而推廣之也

汪琬鈍翁類藁曰喪禮如母者一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差等也

論曰汪氏之說誤矣其差等不可以道里計也繼母者以親母或出或亡而後有繼母也繼之云者自其夫言之繼乎前妻也自其子言之繼乎前母也本自同于妻道也慈母者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以爲母子其由來本妾也妾雖貴不可以爲妻而謂無等可乎且也繼母世祭而慈母不世祭生則養之死則喪之而已豈得盡同于繼母且父命之而後如是也若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爲之小功父卒不服安得喪之三年若繼母則不待父命而事如因母矣禮爲繼母之黨服爲慈母之父母則不服本非骨肉恩不能及于外家鄭志趙商問鄭

元日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鄭元答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據此知雖云如母而有不能盡同者矣汪氏著名禮經而其說如此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

喪服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顧炎武曰知錄曰所後者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

論曰終當以疏說爲長也傳云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疏妻卽所后者之母也不復言世父叔父者皆可以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該之矣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疏妻之父母妻之昆弟之子若子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言及此者入繼者本有外家之親或因入繼服已之外祖父母而不及所後者之外祖父母故言妻之父母以至于內兄弟所以獨申母黨也恐人疑爲所後者于外家無服故于此明之支子入繼大宗則與尊者一體而于本生之外家不服所以不服私外家者正以爲服嫡母外家而設也顧以舅爲我之世叔父內兄弟爲從父昆弟是以母黨而誤爲父黨可乎傳明言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並未言父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也此理易明何以轇轕至此耶又云昆弟我之世叔父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

也如顧此言是一誤而再誤矣夫世叔父一世也從父昆弟二世也昆弟之子三世也傳祇言昆弟之子並未言昆弟之孫顧于傳文爲添設矣可乎吾故以賈疏爲長矣

閻若璩潛邱雜記或問古者父妾不論有子無子皆得謂之母唐開元禮則云庶母父妾之有子者始爲之緦此子字男耶女耶余曰開元禮不可知若今律文與此同則指男子而非女也何以驗之子即杖期條之嫡子衆子斬衰三年條之所生子之子也或曰安知其非女女無杖則有杖故知指男子也

論曰閻氏之答或問也其問開元禮爲妾之有子者服緦而不引喪服小記以告之及子字專指男子亦未引鄭注以明之胥誤矣閻後檢注疏喪服小記脫落士妾有子而爲之緦一張亦自知其非是矣而于女無杖之說猶未知其誤也夫子字中自該男女而男女之驗不在于杖之有無也而況女亦有杖乎閻固未之深考耳按喪服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爲長女也同在小記之中而閻不及知遂以女子無杖也可乎又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疏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者喪大記又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注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傳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賈疏云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此喪服上陳其服下陳

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人同有苴杖又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喪服四制婦人童女不杖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經注言女子杖者甚多而閒何以云無杖也

吳廷華儀禮章句斬衰章菅屨者注按諸經皆云三年之喪惟小戴記乃有二十五月而畢之說至今並從之唐王元感主三年非二十五月之說張融之據春秋駁之但春秋多變制恐亦非古法蕭山毛氏曰以二十七月之服而謂之三年是欺父母也愚亦謂人子之事父母以實不以名據喪服自期至縗皆月之實數獨三年則以二十五月畢之本自可疑又知漢文帝作短喪之俑其以日易月也則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漢時古制未亡其三十有六之數必有所自來惜大紅小紅及繼之制其詳無可攷爾特存此以俟來者

論曰韋人鳳從沈堯中之說于前吳氏從毛氏之說于後皆以三年之喪當服三十六月爲是何其後先一轍耶昔王元感駁朔爲三十六月之說張融之反覆闢之當時知禮者悉以融之說爲然吳氏曾著三禮疑義百餘卷今又爲儀禮章句之注而乃以爲據春秋駁之恐非古法不知三年問明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又見于荀子禮論要非無稽之言也且不獨此也攷公羊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文二年何邵甫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之制欲服喪三十六月

董伸舒爲西漢儒宗繁露亦云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亦
指文公而言以爲亂制也班固白虎通引伸其義曰聖人因天
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毋至親故爲加隆
以盡孝子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于
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據此可以知先王立制之
精且善也援神契亦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培五五二十五月
以義斷仁示民有終古昔之說具在毋庸致疑于以實不以名
也且張東之並引尚書伊訓顧命儀禮以駁之此是殷周之舊
制非春秋以來之變制何以憒憒如此也且以漢文短喪以日
易月言三十六日不言二十五日不知漢制三十六日指既葬
已後劉貢父言之詳矣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

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且漢儒之言禮者戴德爲最者
其喪服變除以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使其君據三十
六月而改三十六日之制不與時王之法相背乎且後漢陳忠
疏曰先聖緣人情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月可見其時並無三十
六月之說況棠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衰杖其未除巴郡太守
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皆指五五二十五月而言然則
漢制不以本三十六月而易制也明矣

吳廷華儀禮章句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
嫁者未嫁者注庶子本期大夫降而大功女子未嫁亦如
之嫁則又當降而小功此嫁于大夫尊同不降故弟以嫁
降而大功妾隨女君服故亦大功也

論曰後儒不信逆降之說然于女子子未嫁者終不可解矣女子子之降有以出降者在室本期出適大功卽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是已有以尊降者卽小功章女子子適士者是已在室本服期出嫁而降爲大功適士又降而爲小功也又有但有出降而無尊降者以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依本服大功卽大功章女子子嫁于大夫者是已若女子子未嫁亦如之吾不知吳氏之說何所據也在室已降大功嫁則又當降而爲小功今喪服經傳具在女子子出降在大功章不在小功也吾推尋其說而知其致誤之由矣按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注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家大功其嫁于大夫亦大功吳之所據蓋在此矣夫經但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雖不言嫡庶然經例女子子不指庶子若是庶女子子當言庶子以別之吳不得引妾爲庶子在室大功之例也賈疏此云適人者謂士是以本在室大功出嫁故小功鄭云嫁于大夫亦大功者直有出降無尊降也以經注疏三者証之其所引說是吳儼然以君之庶子當之矣可乎若果是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則大功章已具有明文何必復于小功章又爲之起例乎總之于女子子未嫁者當服期而繫之于大功章終不得其解又欲破逆降之說未可也

　　父卒則爲母讀禮通考徐乾學按賈氏之疏謂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引內則有故二十三而嫁之說曲爲之解愚竊以爲不然經不曰父卒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

正見父卒之後而遭母喪卽服三年也豈必父服除而母卒然後行三年之服乎且子之所以不得遂其三年者以有父在爾父旣先沒矣復何所屈而不三年乎此禮之必不然而賈氏之妄無待論者陳用之輩復從而附和之不但解經之謬亦可見其薄于天性之愛矣

論曰賈氏謂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故云則以差其義也又云諸解者全不得思此義妄解則文說義多途皆爲謬也按據此是賈疏之前已有疑父喪除乃得爲母三年者故作三駮以証之而後儒卒不信也但賈氏之說有本吾據傳記鄭注之言以引而申之至于父卒卽得爲母三年此直以肊斷耳以禮無正文今據變除之節以衰冠之升數定之喪服記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注此謂爲母服也疏此據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言也賈知此者以降服齊衰四升也又鄭注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此父在爲母與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也父在父卒齊衰升數之不同如此設使父卒不待服除卽得爲母三年則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注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據此則變除之衰當七升不當八升也何也蓋間傳既虞卒哭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蓋初死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今服問注母既葬衰八升仍是父在爲母服期之制而非父卒爲母三年之制也又雜記鄭氏于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下注云

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平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孔疏縷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爲母言之也縷如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爲母言之然則孔賈之說如一並非賈氏一人之私言也徐氏以爲賈氏之妄無待論者陳用之輩復從而附和之不但解經之誤亦可見其薄于天性之愛矣徐欲以空言箝後儒之口耶難矣問者曰父在爲母何以五升父卒何以四升也曰以母爲父屈厭不得三年既減其年月不得不增其升數稍細于四升喪服以粗者爲重也至于父沒爲母既得伸三年故減其升數爲父三升爲母四升降父一等其義然也四升者降服也五升者正服也六升者義服也故閒傳所以齊衰有四升五升六升之別耳又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言卒事反重服疏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今設使父卒未葬之前而母死即得爲母三年若據小記推之齊衰之服且不得變斬衰而況可以伸三年乎放父在爲母之制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喪期至祥禫而止矣據鄭注爲母虞祔練祥皆服齊衰卒事反重服則知卒事者卒母虞祔練祥之事也反重服者反爲父三年未竟之重服也是母已除而父喪未除不得爲母三年之一証也不然則

母服之滿當在父服既除之後矣安得有爲母卒事而爲父反重服之事乎然則賈氏父服除而後爲母三年之說未可厚非也

讀禮通考齊衰不杖期章檀弓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馬晞孟曰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吳澄曰二句文同不應異義注疏以上其字爲滕伯下其字爲孟皮不若馬氏以二其爲二孟者是徐乾學按若依馬說則是爲兄子服非爲叔父服矣

論曰馬氏之說誤矣吳澄從而和之反以注疏爲非其亦不察之甚矣徐氏駁之是也上節言不降上下下節引事實以証之曰其不降上者滕伯文爲叔父孟虎齊衰是也其不降下者滕伯文爲孟虎齊衰是也如是豈非各以其親乎注疏有何誤耶如依馬氏之說則引一孟虎足矣不必又引孟皮爲二昆弟之子服齊衰始知其不降下也即如其不降下之說明矣而不降上又有何証据耶豈非檀弓之文不備耶固知其說不可通也吳澄以爲文同不應異義而抑知孟虎孟皮爲兩人文固未嘗同耶怪哉人之好異也豈非不察之甚哉

劉績三禮圖說君之父祖雖曾爲君既老而傳嗣君在位猶臣致仕無二斬但從君而已先儒說皆非讀禮通考徐乾學按注疏之說善矣今觀劉說更勝于注疏蓋前皇既禪位於嗣皇則其崩也嗣皇自行三年之服而羣臣從君降一等服期可也豈必執君服皆斬之說乎

論曰徐氏說禮其可議者多如臣爲君斬此一定不移之制而喪服不杖期又有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何也鄭氏以爲始封之君如虞舜漢高是其父未嘗爲君今君之臣與君之父本無君臣之分故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凡從服降一等君服斬而臣服期亦有繼體之君父若祖有廢疾不立是今君之臣與君之祖父亦無君臣之分君服斬而臣服期君之祖父不立是今君受國于曾祖曾祖爲君矣是與今君之臣有君臣之分矣君之曾祖薨君臣皆斬無所謂服期之說從服者于亡人本無服制從人而服如臣服君之祖父之未爲君者妾服女君之黨子服母之黨之類所謂從服有六是也今臣于君之祖父本有君臣之分自宜申其正服而乃以從服云乎哉今劉績妄言雖曾爲君既老而傳猶臣致仕無論儗不于倫而違經害義致非先儒其妄有不可勝言者但前皇禪位之事于經無徵今且以宋事徵之後世雖有以日易月之制而一時諸臣因陋就簡大儒猶或非之故朱子以爲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襆頭著青布衫遵行古禮上正千載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臣子不當如是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眞西山曰本朝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遠至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而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以下盖未之有惜時臣不時并定臣下執喪儀遂使人主衰服三年于上而羣臣易月公除于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徐氏豈宿昔未聞此議而以劉績爲然乎疏明言以新君受國曾祖

若然曾祖爲君斬衰君薨羣臣自當服斬末嘗有父祖雖曾爲君無二斬但從君而已之說也且是非不能竝立劉說顯與注疏相背又有何注疏善矣而劉說更勝之說耶是可謂調停中立毫無定見者矣或曰喪不二斬矣不可也曰非此之謂也爲父斬不爲母斬爲夫斬不爲父斬耳若使一身不二斬則女子子在室爲父斬矣後爲夫將不復斬乎無是禮也要而言之制服之義但論受國不受國不論禪位不禪位名分既定不得以君之存亡爲服制之升降明矣

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讀禮通考徐乾學按今雖從注疏之本不敢擅易史當以舊讀爲正又按或謂若依舊本則昆弟宜何服曰經不有大夫爲昆弟之文乎公之庶昆弟大約仕爲大夫者居多同爲大夫則服期一爲大夫而一爲士則服大功前既言之矣何必重出乎此是爲士者之昆弟服爲大夫者之昆弟服也

論曰徐氏不解經例而言之者也大夫爲昆弟不得與公之庶昆弟比例大夫爲昆弟之爲大夫者期尊同則不降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大功尊不同而降其一等至于公之庶昆弟于其昆弟父在無服天子諸侯不服庶子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乃爲其昆弟大功不得申期者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徐以爲此是爲士者之昆弟服爲大夫者之昆弟服也卽如其說經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互相

爲服尊同則不相降今士爲大夫大功可也大夫亦爲其大功而不降其爲士者一等抑又何也于本經之皆字不通矣卽使不依鄭注以皆爲有俱義然昆弟屬下皆爲云云昆弟祇一人亦無須云皆也服之降者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以厭降此正是厭降其昆弟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並舉公子有厭降則公之庶昆弟亦有厭降可知雖同一降服而與尊降者截然不同徐云同爲大夫則服期不知庶昆弟雖同爲大夫而不得服期耶爲昆弟大功是庶昆弟之本服以其爲大夫故不降還依本服大功耳徐並不知公之庶昆弟爲其昆弟從無服期之事而傅會其說又何足爲訓乎

讀禮通考小功五月章君母之父母從母徐乾學按賈疏兼服之良是若馬氏云君母亡無所復厭母不厭子女君不厭妾

論曰兼服之說于經無據馬氏融曰君母者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賈疏云君母在旣爲君母服其己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申矣按馬氏之說以例推之是也妾子服外祖父母其例有二喪服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其所以無服者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不爲後乃爲外祖父母小功然則庶子於外祖父母亦有不能伸者矣服問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注雖外

親亦無二統然則馬云外無二統之說信而有徵矣若云兼服是有二統而經傳之說不爾也鄭志趙商問鄭元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有二也六朝諸儒猶持此議賈氏兼服不知何據徐氏是之抑又何耶

讀禮通考徐乾學按三殤之制爲常人設爾豈有既立爲太孫而可以殤論乎謝衡謂已誓不殤是已卒粹所駁已誓未誓之論大謬不然蓋未誓則猶然庶孫爾天子豈有服庶孫之理若夫既誓則將代已爲宗廟主雖無服之殤禮當與成人同可不爲之制服乎卽就太孫尙而論始得爲正統之嫡而行期年之服謝衡之言深爲知禮卒粹高齊蔡克紛紛之論何爲者乎

論曰徐氏謂三殤之制爲常人而設豈有既爲太孫而可以殤論乎按喪服傳公爲嫡子之長殤注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嫡殤者重嫡也天子亦如之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嫡子不得謂之常人矣而何以在殤大功章也太孫不可以殤論諸侯大夫無論矣而天子之嫡子反可以殤論何也卒粹謂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其論甚正而徐非之全無禮據矣又云既誓則將代已爲宗廟主雖無服之殤禮當與成人同然則天子之嫡子正體于上又將以所傳重也亦皆有代主宗廟之事其死也何以服制仍歸三殤不聞其與成人同也又云尙原非嫡孫必待既誓始得爲正統之嫡而行期年之服考之殤服無在齊衰期者不知徐何據而云然也至于既誓始爲正統之嫡尤爲

不經賈公彥云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此例不明尙妄發
橫議何也卞又云況以天子之尊而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
耶尋求卞義眞知其不可耳而徐乃以爲不然與謝衡可謂同
途而共謬者矣

喪服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九月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
算如邦人讀禮通考徐乾學按鄭注謂有大功之親者成
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若是則期年之
服矣本服止當九月而服以期年可乎又謂有小功之親
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若是則八
月之服矣本服止當五月而服以八月可乎且古無八月
之服此果出于何典乎愚謂此條原論殤服不必及于成
人創欲爲成人解則有大功親者止當九月有小功親者
止當五月或者于九月五月之中而服齊衰三月餘則受
以本服可也豈有大功而加至期年小功而加至八月之
理乎

論曰徐氏于注未免粗率也使果如徐說則本當服九月者何
以服期本當服五月者何以五月也則鄭注之誤又何待言耶
今按鄭注于徐氏所引之上尙有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
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
月據此注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以齊衰期若其長殤則降在九
月中殤降在七月下殤降在五月其下注言有大功之親者受
以大功衰九月言有小功之親者受以小功衰五月皆指正大

功正小功而言言卒哭乃受者此指變除之節也其長殤云云其殤與絕屬同者云云此乃因殤而降服其一正服一殤服本不悞也注中兩其字另起乃申明三殤之降服耳徐氏所以誤會鄭注者以注云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以爲齊衰三月之後受以大功九月豈非十二月乎故徐以爲期也又以爲齊衰三月之後受以小功五月豈非八月乎故徐以爲八月也不知合齊衰三月而數之爲大功九月小功五月非齊衰之外而又加九月五月之期也鄭必言齊衰者以絕屬者爲宗子皆齊衰三月明親者無問大功小功總皆齊衰也此明齊衰不明月數也月數有多少之殊而齊衰一也鄭必言成人者先明其本服而後因殤而降者乃明也不然惡知三殤之從何服而爲之降耶凡服齊衰者至三月卒哭受以大功布衰裳凡服大功衰者至三月卒哭脫布衰裳而以小功布衰受之也若小功至卒哭唯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受服之法況于殤乎徐氏矢口以攻鄭注夫先儒之注辭深義奧非悉心反覆不能明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八終

南海鄧翔鄧伯奇新校　杭州姚禮舊校
吉庚申補刊

禮說

江都淩明經曙著

郊特牲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古殷以前也讀禮通考徐乾學按謚起自周公鄭注以殷有謚未聞

論曰鄭云殷以前則不獨殷也雖虞夏以前亦有之矣徐云殷有謚未聞今按白虎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尚書云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據此是殷有謚矣而夏亦有謚蔡邕獨斷殘人多壘曰桀徐云謚起自周公今據周書謚法解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於後作謚法按此周公遵文王之法而制謚故公羊何氏解詁有文謚例今不傳蓋謂周之謚法始於周公不謂周以

前無謚也如其無謚則蔡邕獨斷何以云翼聖傳賢曰堯仁聖盛明曰舜也馬融亦曰堯舜謚也此非唐虞以來亦有謚乎推而上之董子春秋繁露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百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白虎通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風俗通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氣德四季與天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獨斷靖民則法曰黃據此則謚法當始於黃帝矣董子爲西漢儒者之宗班固稱之故白虎通從其說而後漢之蔡氏應氏皆沿其舊豈無所據而云然乎以云未聞是謂陋矣況由後世以徵往古謚法隨時代爲變易者也宋於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爲一百字平謚七字爲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爲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謚盡廢於此可見周公之謚法既行而黃帝以來之謚法不可得而概見矣若云堯舜禹湯是名而非謚此鄭樵之偏見也

讀禮通考斬衰三年章喪服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徐乾學按鄭孔之說皆非也若從其說則是後殤者之父非後殤也經何以云爲後殤乎況年十六至十九爲長殤世多有年在中殤而娶妻生子者豈不可以立後乎既立後豈得不以父服服之乎上文固曰男子冠而不爲殤此

所謂殤蓋指既冠昏者本不得名之爲殤特以年在殤中恐人疑其不得立後故記禮者特發明之以見殤者有爲人父之道也豈有實後殤者之父而文可云爲殤後乎

論曰正是後殤者之父而非後殤也夫大宗不可絕若以繼代言之則當後殤矣然殤無爲人父之道故會子問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不爲後是也若爲殤後則當以父服服之公羊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然則喪服小記何以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乎其服者以本親之服服之而非服爲後者之服矣鄭推尋文義經云以其服服之故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承之故以兄弟之服服殤不以父服服殤猶得謂爲殤者後乎若夫男子冠而不爲殤既冠則無殤之名聖人治國正名爲先安有已冠昏而以爲殤後者乎至於殤有爲人父之道顯與經背矣徐於小記爲殤後者則指已冠昏者而言於會子問又指殤爲未冠昏者而言進退失據吾恐鄭孔之說未可非而徐氏之說不足信矣

讀禮通考徐乾學按徐邈所引公子爲母條乃禮汎言諸侯之庶子非指爲後者言也若主爲後者立論當以仲堪之說爲長且禮言庶子爲後者爲其母自必存亡同之豈可專謂父亡之後乎

論曰徐氏存亡同之之說可謂乖於禮矣孝武皇帝在位皇太子爲所生淑媛陳氏服此事自以徐邈之說爲是徐以爲宜依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又曰適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

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爲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
子亦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所天義不異
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爲後
者服其母總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邪殷仲堪以爲當依庶
子爲後服所生母總皇太子服乃練冠耳按所以謂之爲後者
指父歿而言若父在何以有爲後之名乎且賈疏具在可復視
也賈云此爲無冢嫡惟有妾子父死庶子承後爲其母總也又
云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葸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
服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惟君所服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
言惟君所服伸君也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之

服也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伸夫小君之存沒尚
有分別安得謂存亡同之也況事載禮經先儒具有明文父在
則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是也父沒則經所謂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也豈不專指父亡之後乎且禮經之
例父在爲母期父沒爲母三年存沒之所闕屈伸之所繫也存
亡同之之說不大可怪邪

五禮通考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秦蕙田按妾
母與慈母皆非己身之母疏以爲妾母謂庶子自爲其母
非也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卽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此
蓋嫡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爲君者言穀
梁氏誤引耳

論曰此說非也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注公子奉宗廟故不得自主按主祭之公子長子之弟及妾子也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注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夫公子於妾母無服而爲之立廟者以其子爲君也如隱爲桓母立廟經書考仲子之宮是也若嫡子與尊者一體而爲庶母立廟可乎將謂於子祭於孫止則不當有妾祖姑之廟而不然也妾祖姑之有廟者此妾之有子者於子雖止而其廟不毀有以後死祔於先死者之廟仍是子祭其母竝非孫之祭妾祖姑其廟之所以不毀以繼起者之有所祔八若妾祖姑之廟已毀所謂親盡則遷公妾無所祔則爲壇以祭之耳夫妾有子則廟無子則不廟此先儒之成說焉有嫡子爲無子之妾而立廟者乎誠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韋元成日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嫡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匡衡日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可同禮公子不得爲父伸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無子之妾可以謂父之所尊者乎妾母無服可不謂父之所異者乎秦氏之說爲不可通已嫡子奉大宗後不得復顧其私親今爲無子之妾立廟恐先王制禮不應爾也

金榜禮箋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士爲庶母

緦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己加明其本爲庶母緦此君子子爲士之子明矣馬季長云大夫之子於庶母慈己者宜服緦若爲父之貴妾父爲服緦已當從服庶母之服加慈己者小功父卒則與士子同貴賤無殊此又推廣經意而言之也注指大夫言失之　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句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己小功與適妻子同經言君子子文屬於父關適庶之辭注主適妻子而言己者闕漏不著與上衰三年章注自相違失則庶子爲庶母慈緣庶母慈己者不得子其子故謂之爲君子子謂之爲貴人之子豈以父之存沒異服哉注云父沒則不服失之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三母諸侯養子之禮不得下通於大夫士大夫之子有食母又於禮無服士之妻自養其子其或有他故使賤者代之食子則爲乳母下緦麻章爲乳母是也鄭君援內則慈母食母以與此庶慈己相比附皆失經意

論曰金氏於慈母未能別白故遂以鄭注爲失不知慈母非一也齊衰章之慈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一慈母也故

注云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此以妾子爲庶母慈己者而服也若夫小功章大夫嫡妻之子備三母其中亦有慈母名同而義殊矣天下斷無嫡妻之子命妾爲子者則其不同於齊衰章之慈母可知矣是以小功章之慈母但知其嗜欲而已此於己恩輕故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此謂嫡子爲庶母慈己而服也慈母本殊故鄭注不同金氏未能解此於是謂鄭注自相違失矣其實非也父沒則不服者不服慈己之服但服庶母緦耳齊衰章不命則不服齊衰三年但服庶母慈己之服小功耳蓋妾子既命則在齊衰章不命則在小功章不慈己則在緦麻章難者曰小功章不見妾子不命之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此章指嫡子而言則妾子亦服庶母慈己之小功可知也其禮不嫌不明竝非闕漏不著也金氏云君子子闕嫡庶按鄭必以爲嫡妻子者妾子賤亦不合有三母故也且金氏未會馬季長之義也馬云若爲父之貴妾父爲服緦己當從服庶母之服加慈己者小功父卒則與士子同據此知父沒則不服小功之說精矣從服者所從亡則已故去其所加之小功而仍服本服之緦麻也豈不以父之存沒異服哉內則疏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不具三母耳據此知鄭必以爲大夫者諸侯之子於三母無服士又三母不具然則喪服所謂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非大夫而奚屬耶石渠禮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而

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馬季長喪服經傳亦謂貴人者嫡夫人也非關嫡庶之辭金氏既昧大夫而爲士又以貴人之子關嫡庶不以父之存沒而異服諸侯養子之禮不通於大夫凡此諸說愈見其非矣

金榜禮箋案記云是爲陰厭是爲陽厭明陰厭陽厭爲祭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不得通於成喪之祭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侑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是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於所祭之地謂祭於奧爲陰祭於西北隅爲陽非禮意也古者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之祝於主前謂之直祭郊特牲直祭祝於主是也注云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案祭統云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明祝於主者爲正祭尸謖之後祝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尸謖後則與陰厭陽厭豈以陰童陽童得名乎童者未成人之稱而抑知加以陰陽者何所取義乎豈不以祭於當室之白爲陽厭祭於奧爲陰厭乎庶殤祭於戶明故曰陽童宗子殤祭於陰闇故曰陰童然則陰陽之名焉得不繫於所祭之地不然抑何取此名乎宗子有陰厭無陽厭凡殤有陽厭無陰厭故殤不備祭若然則成人之備祭明矣備祭特非陰厭陽厭乎金氏之說何以言祭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也所以成人必備

陰厭陽厭者厭是厭飫凡厭無尸直厭飫神之歆饗有陰厭復有陽厭者孝子求神非一處不知於彼乎於此乎故兩設之也特牲饋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扆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故鄭注以爲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據注知士虞禮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是陰厭也金氏不取孔賈申明鄭氏之義乃從陸佃之說陋矣陸以爲成人無陰厭陽厭非也卽如賓尸繹祭者非祭殤也上大夫當日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天子諸侯明日乃爲繹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室西北隅謂之屋漏故知特牲饋食

祖敦設於西北隅者爲陽厭也合觀詩禮其說果可通乎陳氏禮書曰夫尸以象神也厭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尸不存也陰厭尊有元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嫡殤陰厭其禮詳庶殤陽厭其禮略也據此而可謂厭不施於正祭乎若云攝主不厭祭所以然者避正主也然則正主祭必厭祭明矣厭祭不指陰厭陽厭將何指乎

金榜禮箋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正義云夫死祔於其

妻故知是無廟者栁謂喪之祔祭也使鬼有所歸檀弓不
未有所歸也　故雖朋友主喪亦必爲之虞祔小記云朋友不
忍一日虞祔而已

於有廟無廟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
父也古者三年喪畢然後祭於廟此未練祥而祔於王父
則於殯宮祔疏云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失之喪服小記妾祔於妾
自主之也與此同義　未聞無廟者不祔也謂以夫祔妻彌乖尊卑隮
祔之義此經承上婦祔於祖姑言之祔於其妻即此祔於
祖姑是也變言其妻者緣上其妻爲大夫而卒立文皆對
夫之辭雜記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幷祭王母女子祔於
王母則不配注不配則不祭王父此嫌不配者用牲自從其生前之
爵曰不易牲曰以大夫牲明妻從夫之爵不以存沒異也

論曰金氏用陸佃之說可謂擇焉而不精矣陸佃謂祔於其妻
卽是祔於其祖葢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始來仕無
廟誤矣按未有經言祔於其妻而說經者以爲祔於其祖姑也
如此謬解而金氏從之何也按喪服小記妾無妾祖姑者易牲
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也適祖姑有廟可祔未見其
爲壇祔也若妾死而女君尙在又無妾祖姑可祔亦無高祖之
妾可祔始爲壇以祔妾耳妾可以爲壇祔之而大夫不可以爲
壇祔之者妾祭僅一世所處者暫也若大夫始仕他國此時雖
無祖禰之廟而異時爲不祧之祖此不可以壇祔也故祔於其

妻而不得以昭穆祔此變禮也豈可與不世祭之妾而竝論乎
卽如別子爲祖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別子無廟至繼別爲宗宗
子乃爲別子立廟此時別子死既無祖廟又無祖之兄弟公子
之廟可祔然則別子當祔於何所乎不祔於其妻將誰祔乎若
夫小記朋友虞祔而已此朋友與虞祔之祭竝非死者無廟可
祔而朋友虞祔之也上文明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則必
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謂朋友主其虞祔可也安見死者之
無廟可祔乎設使死者無廟吾不知朋友爲其祔於何所也則
祔安得不繫於廟之有無乎若夫王父死未練祥而祔於殯宮
又非也檀弓周卒哭而祔蓋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祥去祔
廟之日甚遠也未練雖無廟孫得祔於祖其孫可就王父所祔
祖廟之中亦無尙在殯宮之理矣金氏不解雜記未練祥之義
也未練則不遷廟未祥則不祫祭練始遷廟祫始序昭穆然則
未練祥之前其孫又死祖未有廟將何祔乎故示人以變禮曰
祖雖無廟祖有祖廟可祔孫卽從祖而祔也喪事有進無退喪
禮每加以遠豈有祔於殯宮者乎金氏誤矣通詳經傳無祔於
殯宮之文檀弓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祖父不
在殯宮故鄭注祭告於其祖之廟殯宮雖可以稱廟然與祖父
連文則指祖廟而不指殯宮故說文祔合後死者合食於先祖
此豈謂殯宮乎總之虞於寢祔於廟此先儒之成說金不得而
議之也夫據喪服小記之文祔必以其昭穆殯宮有何昭穆之
可序耶是又可以證其誤矣

程瑤田喪服足徵記喪服經傳無失誤述緦麻章庶孫之中殤鄭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瑤田案經不誤注大誤也經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經文今誤爲傳余會辨正之此以成人之服名殤服殤服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即以殤名其服不同其服則一余有文辨之詳矣文多不全載

論曰鄭君疑傳誤者凡六條程氏以爲喪服經無失誤矣及其論緦麻章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四語傳文也程以爲經誤人疑傳則非之已疑經則是之何其果於自信乎將謂喪服文足徵耶長殤云云在傳而不在經抑謂喪服文不足徵而改傳爲經以伸已說耶則與已書命名之意相左矣果如鄭誤則三殤之注皆妄矣如其程誤則喪服足徵之書可廢也儒者治經門戶之見不可有豈是非之心亦不可有邪實事求是據經傳以證之可乎謹按殤小功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程氏以爲此即以殤名其服與鄭君成人之說異竊以爲程氏之說爲不然按殤小功章喪服經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又按大功章喪服經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據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本服大功長殤降一等人小功從父

昆弟本服亦在大功章長殤降一等入小功傳故曰大功之殤中從上也大功指成人本服非指殤服也又按緦麻三月章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鄭以喪服之例或言長中或言中下無單言中字者故以中爲下之誤也然則成人大功下殤降二等入緦麻也小功章傳故曰小功之殤中從下也而不但此也緦麻章諸言殤者皆本服小功因殤而降入緦麻者或本服大功因殤而降二等而入緦麻章者按經云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按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本服皆在小功章因長殤降一等入緦麻也又按緦麻章諸言殤者皆本服小功因殤而降二等故之中殤下殤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下殤降二等故入緦麻也姪爲姑之出降大功長中殤小功下殤故入緦麻也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中下殤入緦麻也又按緦麻章經曰從母之長殤報從母本服在小功章因長殤降一等入緦麻也又按緦麻章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此二人本皆小功因長殤降一等入緦麻也合觀經傳知鄭據大功小功爲成人之服未嘗誤也凡殤若不就本服言之知其從何服而降邪若殤服已分見各章不待言矣傳何爲發此例邪難者曰既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又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不相反乎曰否小功章傳發於從父昆弟之下緦麻章傳發於婦人爲夫之族類之下故

鄭注小功章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鄭注緦麻章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妻從夫降一等故一則據大功小功一則據齊衰大功也義有分屬故不同也而豈誤耶是以杜佑曰上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此謂婦人爲夫之親服五服之中親者上附疏者下附也以大功小功爲殤服此說自郝敬啓之而程氏誤從其說耳

程瑤田喪服足徵記喪服不制高祖元孫服述子夏爲曾祖父母立傳之言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明於此條中容五月之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之者要見得稱情立文上殺之服限實窮於此自吾反復言之其旨昭然若揭矣鄭君之注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 文多不全載

論曰不爲高祖制服其說紛紛漢儒以禮服著名馬融其最也於緦麻章云族祖父亦高祖之孫馬云亦者已祖爲高祖之孫此族祖亦爲族祖父之從父昆弟也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高祖之孫也馬云然者欲推出高祖有服之意也何也緦麻章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此四緦麻與己同出高祖已上至高祖爲四世殺亦四世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馬鄭之說同也戴德亦然可見漢儒舊說皆以爲高祖元孫之有服也又孔疏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爲尊重而言也據此又

可以證高祖之有服又從旁殺而推之族昆弟於己爲三從兄
弟親兄弟服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
上至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者也所謂四世而緦服
之窮也若由己以上至高祖爲五世由己以下至元孫亦五世
所以宗有五宗廟有五廟服有五服宗至五而遷廟至五而毀
服至五而窮也設高祖無服服僅四世可乎然則高祖之有服
又可知且五服始於斬終於緦己爲父三年爲祖期爲曾祖大
功爲高祖小功據服三年而推之此以加隆而言之者也若據
三年問至親以期爲斷則己爲父期爲祖大功爲曾祖小功爲
高祖宜緦麻此據本服而言之者也若據服三年者而推之則
曾祖父母之下傳當云服大功而不當云服小功言大功則高

祖不見言小功則高曾竝見矣何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
也此聖人立言之旨至精至微不可以躁率遇之者也而鄭注
之善會傳意亦千古無匹也知此則聖人不言爲曾祖大功而
言小功正見高曾其服之同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而自得也夫
爲曾祖小功苟無服兄弟之嫌則高祖可以緦麻矣今曾祖不
以小功之服服之也蓋曾祖若仍以小功之月數而加以齊衰
則大重故月數則準緦麻而小功之衰則易之以齊衰曾祖如
此則高祖不得以緦麻服之何也由三年推之高祖固宜小功
既不可以兄弟之服服曾祖而可以兄弟之服服高祖乎然則
將何以處此與曾祖同服齊衰三月高曾與己非同體故服可
以不依次序減殺禮窮則同此聖人之權制也夫由己而上親

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此鄭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也據此以曾祖親高祖以曾孫親元孫安得無服有何未諦乎程又以爲若元孫得備禮於高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此眞拘泥矣祭法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嫡曾孫嫡元孫嫡來孫祭不止於元孫而元孫不爲高祖制服何也左傳曰及爾元孫無有老幼如其不見經傳何以有元孫之文乎戴德變除云斬衰三年孫爲祖父後者上遞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若元孫皆不及見高祖戴德何爲發此例邪且吾目見今世之五世同堂者不一其人其高祖之年未及百歲又何以定於百四十歲而始見元孫之備禮乎

程瑤田喪服足徵記殤服中從上中從下辨殤服有長殤中殤服大功而下殤服小功者下治起於子子與昆弟之子成人服同殤服亦同也經於子見長中殤之大功而不見下殤之小功於昆弟之子見下殤之小功而不見長中殤之大功蓋經之有互文也非文有所脫也有長殤服小功而中殤下殤服緦麻者下治起於庶孫旁治起於從父昆弟成人服同殤服亦同也經於庶孫見長殤之小功與中殤之緦麻而不見下殤之緦麻於從父昆弟見長殤之小功與下殤之緦麻而不見中殤之緦麻亦經之互文也非字有所誤也是知傳於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之長殤發問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

功之殤中從下所謂大功小功竝指殤服蓋言此是小功之殤中從下者與大功之長殤必連言中殤者有異故不見中殤也而鄭氏乃以爲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誤以從父昆弟之殤爲中從上意蓋以經爲省文以傳爲補義故於庶孫中殤之緦麻不可通於是改經文中字爲下字以就其誤解而不知其大違服制例也夫小功長殤服之發中殤傳也而必不據成人服言之者以經始見小功長殤服於此而不見中殤恐人不明其所以異於大功殤之長中竝見也而於是據殤服之大功小功者以明其例勢不得以成人之服言之鄭氏不得其指又不明緦麻章後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四語蓋經文專爲齊衰殤發例別爲一章而誤以爲緦麻卒章之傳又疑其與前小功殤章之傳相戾而必欲求其說故於小功殤服之傳注云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於緦麻章後之經誤以爲傳注云主謂妻爲夫之親服既強同之以經傳爲一義又强分之以一例爲兩例竊嘗即其說而推之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下爲成人之小功其長殤緦麻也若從祖父從祖昆弟皆小功之親經竝見長殤之緦麻服安得復有下殤之服而爲中殤之所從者乎至謂此所謂齊衰大功之殤中之從上從下者爲主謂妻爲夫之親服綜攬服例無男子婦人之異則其說之不足據也審矣文多不全載

論曰程氏以爲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所謂大功小功者竝指殤服余竊以爲不然鄭注無論矣卽如馬季長之喪服注散見各書其注殤服處處皆先言本服或因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從無但論殤服而不先從本服說起之例況馬氏於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之下注云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然則此傳之大功小功當指成人乎抑當指殤服乎棄先儒之舊旨而橫發義例何也且又言此是小功之殤中從下者與大功之長殤必連言中殤者有異故不見中殤也而鄭氏乃以謂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誤以從父昆弟之殤爲中從上蓋以經爲省文以傳爲補義故於庶孫之中殤之緦麻不可通於是改經文中字爲下字以就其

誤解云云按殤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從父昆弟之長殤此二人以本服大功今長殤小功也若從父昆弟之下殤則任緦麻也而從父昆弟之中殤不見故據此而問傳意以爲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小功今大功之中殤不見以中從上故也中從上則大功之中殤亦當在小功可知矣然則此大功豈不指成人而指殤服邪若指殤服小功章何以又論及大功之殤中從上邪試問大功之殤中從上傳發於從父昆弟之後則傳之問者是據從父昆弟而言也大功亦指殤服則必從父昆弟本當服期因長殤降一等而爲大功無論大功之服不當雜入小功章而從父昆弟之本服當服期邪不當服期則此小功章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非指成人之服而何此不必煩

言而解矣若言此是小功之殤中從下者經明言長殤而程以爲中從下者亦何其憒憒若是耶經言長殤傳以爲從父昆弟之殤中從上此經傳之明文鄭又何從而誤耶經豈非省文而傳亦豈非補義耶不足怪也程前論既謂喪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云云四語皆經文說者以其綴緦麻章後遂誤以爲緦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憑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以爲鄭不得其指又不明爲齊衰之殤發例也按喪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此獨非經乎下文傳曰云云正是依經立義而程乃以爲憑空立義何耶卽如程說求之全經之例有傳文之下贅以經文四語竟然而止不復發傳者乎無此例程言爲大功小功兩殤服章發例而乃附於緦麻之卒章何也且殤小功章已有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不嫌不明何爲而重發例也程云又知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夫齊衰之長殤降一等已入殤大功章矣齊衰之下殤降二等已入殤小功章矣更無須復爲齊衰發例也而緦麻之卒章傳又有齊衰之殤云云者一則主乎男子一則主乎婦人前後不嫌重複也況傳例一發於從父昆弟丈夫之下一發於婦人爲夫之親之服下故知其義然也益非鄭氏强分以一例爲兩例也程不知男子與婦人服殤之例不同而謂鄭氏之說不足據然注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故賈疏云婦人爲夫之親從夫服而降一等而經傳不見者以此求之也是可爲男子婦人服殤不同之一證且殤服未有不從正服相推者如喪服不杖期章爲夫之君傳曰何

以期也從服也蓋夫爲君斬而妻從服期是降一等也爲夫之君之正服且降一等而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有不降一等者乎經傳之不見於此可以包之矣不待再見也重服且如此而何況於輕服耶且求之於經傳如大功章叔父之長殤中殤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又小功章叔父之下殤緦麻章夫之叔父之中殤此正男子婦人服殤之異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中下殤在緦麻者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夫之昆弟之子成人服在齊衰期章其殤服則在大功章故殤服大功章云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程不明男女於殤服之有異而又苦於殤服之無在齊衰者故一以爲小功章據殤服而齊衰之服據成人也設有殤服之在齊衰者則程必以其同爲殤服矣是豈足以爲訓乎程又疑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下爲成人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殤則緦麻也若從祖父從祖昆弟皆小功之親經竝見長殤之緦麻服安得復有下殤之服而爲中殤之所從者乎程說如此而不必疑也以成人服小功而中下之殤不見緦麻遂以爲中從下之說無著矣不知中殤從下殤無服若不發中從下之例不幾於小功之殤中從上乎則小功之中殤皆當入緦麻章矣緦麻章無小功中殤之服故知其中從下耳其理易辨無容疑也況經只云從下而未有服字程氏如以下殤之服增一服字是中下殤本無服而程氏以爲有服又不見緦麻章於是求其故而不得遂糾纏百出不知殤有三等而制服惟二等

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之下殤無服矣然大功之下殤當小功之長殤有服而中下則無服也經於中下殤絕無服字今强加一小功中下殤之服是以通體皆闕而不通矣

程瑤田喪服足徵記殤服中從上中從下辨大功之殤中從上二句指殤服之大小功非成人之大小功余即據鄭氏所注檀弓以證之檀弓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本文不見中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余按君大夫之適長殤在喪服皆成人斬衰降在大功殤服鄭氏引傳指大功殤服言明矣然則鄭氏於傳旨本明至注傳時牽於互證偶然不得其解遂誤以大小功指謂成人一切謬說皆生於此甚且以經文爲有誤字而從而改易之也今以鄭氏所不誤者證鄭氏之誤其義益明矣

公之庶長殤則成人之絕而無服者故喪服經中不見其長殤之服也

論曰謹按檀弓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本文不見中下殤也故鄭氏之注補其義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鄭以長殤車三乘降殺以兩推之下殤車當一乘也然殤有三等長中下而殤服僅有二等中或從上或從下故中殤不見也然則殤車之數

將何以處中殤耶故舉喪服傳以明之曰大功之殤中從上以見殤車亦中從上也以此比例殤車之數竝非以適長當斬衰降而至大功引喪服傳以明殤服也其書具在治經者玩索而得之其是非立見矣至謂鄭於傳旨本明而注傳時牽於互證偶不得其解遂誤以大小功指成人一切謬說皆本於此鄭氏綜核全經欲以信今傳後豈有本明傳例忽然不得其解者邪程氏用郝敬之說改傳文以爲經苦於無徵於是傅會檀弓之注以爲於彼不誤於此則誤庶幾信從其說殊不知鄭注一貫皆不誤也且既讓鄭氏以爲經文有誤字而從而改易之而已乃以傳文爲經文何邪

程瑤田喪服足徵記練冠易服附殤述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此大功易練冠之例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此小功殤練冠而附之例也知爲小功殤者小功以下爲兄弟故謂其殤爲兄弟之殤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今日練冠附殤則是殤長親之下殤降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鄭注乃以爲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蓋其於喪服長中下殤之說其中從上下之義先已誤解故其說謬不可從也記發例者兄弟之殤服輕嫌尚功衰者有重服在禮不爲輕殤易服亦宜不得耐輕殤然殤有必當耐者又耐於祖廟必尊者主之故雖有重服而得以練冠耐輕

殤也然則小功親之殤降在緦麻者不耐乎曰烏在其不耐之也雖已於緦親之殤降而無服然於其所當耐者而耐之則一也耐祖廟之必主於尊者則一也烏在其不以練冠而耐於殤也夫如是則是記也實練冠耐殤之通例也言殤之當耐者不可不耐而三年之喪至於練冠則亦可以耐殤也故曰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言耐殤之禮又如是其鄭重也鄭氏既誤解殤服中從上下之說又不以兄弟爲小功以下之服名而曰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兄十九而死明年因喪而冠意蓋謂必如是乃得冠而耐其兄之殤然余以爲記人之意不如是也文多不全載

論曰此程氏之說經六條其說而辨之按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耐兄弟之殤則練冠鄭以爲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者以其不合改練時之服故也所以練冠者服問所謂小功不易喪之練冠也由成人小功今長殤降一等爲緦麻故不變其練冠也若大功親之殤在小功緦麻猶可以變三年之葛服問所謂長中殤變三年之葛是也若程以爲齊衰親之下殤降在小功不知齊衰之降在小功則喪服小記所謂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鄭注以爲本齊衰之親記所云云者明親重也此可以練冠耐之乎雜記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注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是知齊衰下殤如是其重也程據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今曰練冠耐殤則是齊衰親之

下殤降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夫以大功之親爲殤降在緦小功尙得變三年之葛以其正親親也況齊衰乎則齊衰下殤亦得變三年之葛孔疏言之詳矣以練冠祔齊衰之下殤於禮末之前聞也且服問但言下殤不知程何據而以爲齊衰也按齊衰下殤見於喪服殤小功章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鄭注引小記下殤云云以明之小記疏謂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爲輕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絰無根而要絰猶有根示其重故也夫齊衰之下殤降在小功者與正小功之輕重頓殊也而可以練冠祔之邪失輕重之序矣且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今殤小功章澡麻正是麻之有本者此豈不變三年之葛乎

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尙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瑤田謂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旨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

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疏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其外而有以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益嗚呼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論曰白虎通論九族有二說前一說族者何也至故謂之族據通典引白虎通湊也之下有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二十字馬融尚書注以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鄭康成注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主之此古尚書之說也白虎通尚書曰以親九族至義同也此又一說也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主之五經異義曰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據此是今文尚書之說與古文尚書之說截然不同程未見通典引此有二十字於是祇知白虎通爲今文尚書之說而不知前一說本古文尚書列之於前今文尚書列之於後以備一說今合而爲一也許愼從今文尚書已爲鄭君所駁云三族不當有異姓其說已詳不復辯矣今第案程氏以白虎通今文尚書之說爲合於喪服緦以爲不然謹按爾雅釋親於父爲考母爲妣以下標題宗族二字此中竝無異姓也至於母之考爲外王父云云妻之父爲外舅云云此二處皆另爲標題一則曰母黨一則曰妻黨夫各以其黨名之而不在宗族之列然則爾雅之序豈無謂乎則異姓不當在九族也明矣又按左傳士踰月外姻至外姻指母族妻族古之同姓恆

聚族而居如九族之中絕無異姓故云外姻以別之也按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大傳之說如此試問異姓中亦有昭穆可列乎禮固未嘗有異姓也又曰同姓從宗合族屬則族中惟有同姓又可知也又曰五世祖免殺同姓也據此五世之服專主同姓不詳異姓也吾猶曰禮記多出於漢儒之手今且與之論喪服之例可乎按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大宗有異姓乎大宗無異姓則所謂收族當指同姓乎抑當指異姓也又按喪服傳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蓋妻於夫家與族屬絕然則族字屬父家而不屬夫家也以外家之服爲施服施之云者在旁而及之謂蓋推而遠之也而謂喪服族中有異姓乎又按緦麻章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族之中有異姓乎經傳凡三言族皆不指異姓是豈不足以徵乎要之程氏欲破鄭氏喪服小記上殺下殺旁殺之說而不及異姓故引白虎通以證成其說言九族之中有異姓而後申其上殺下殺旁殺之中有異姓不知喪服之制其例甚嚴莫不由親以及疏詳內而略外自斬至緦五服皆有差等惟外戚一例斷以緦麻其中雖有以尊加以名加者亦不得過小功然則聖人之意概可知矣春秋立外孫爲後經書莒人滅鄫而後人且以異姓爲亂宗今乃援異姓入宗族之中而又以喪服實之烏可以不辨哉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九終

杭州姚 鼐 覲元 書校
南海鄧 淳 伯奇 校

皇清經解拊錄一千三百六十

學海堂

孝經義疏

儀徵阮福著

陸氏所謂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者本於漢書藝文志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尚書獻之福案安國未獻孝經至孝昭帝時始爲魯國三老所獻何以明之漢許沖上說文表云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等語據此是漢許沖受之於其父愼愼又受之於衞宏此是最眞之古文孝經非劉知幾所主之古文孔傳惜今失其傳矣

聖人以孝名經以經傳孝者何也說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又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此漢所見孝經古說也孝字首見於諸經者莫古於虞書克諧以孝是此字造於黃帝時而堯舜更重之堯之傳舜首以孝重此眞堯舜相傳之道實有馮據非空言傳道也又案經字說文云經織從絲也漢書五行志及司馬遷傳注皆云經常法也大戴禮曰南北曰經是聖人以孝固如織之有從絲曰經亦謂天下古今當奉之爲常法循之爲大道故曰經至於以經爲書之名目實自孝經始此名目又自本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之經字出矣古書易書詩禮春秋當孔子時並無五經之名惟此書言孝道則肇名曰經是孔子自名之也然則後世各書名經者皆以此爲始道釋二氏之名經皆襲自儒經也史記老子傳但云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義意五千餘言亦未名經然經亦可稱傳古人引書一切皆可稱曰傳如孟子梁惠王兩見於傳有之是以漢書翟方進傳成帝册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據此是稱孝經爲傳又云方進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傳不云乎朝過夕改是又稱論語爲傳矣以此可證經亦稱傳之確義也非孝經古不稱經也孝經本行於周秦之間故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并引孝經經文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又呂氏春秋先識覽引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三十八字迄秦火後復出於顏芝之手顏貞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諸儒遞傳鑿然可據且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義義故爲孝經傳此乃孝經百家傳注義疏之祖陸德明力陳兩漢傳述之人而未及子夏魏文侯是爲遺漏宋時汪應辰胡宏並呂覽明堂論亦未寓目而疑孝經有譌何其妄也

陸氏釋文所釋者乃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注云相承解爲鄭元福案孝經相傳爲鄭元注陸澄辨以爲非有十二驗言之甚詳其非康成所注無疑然既曰鄭氏則必有其人決非空署姓氏今考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玉海始引國史志謂注孝經之鄭氏爲鄭小同唐劉肅大唐新語始謂序鄭注者爲康成

裔孫此二事確有可據福案後漢書鄭元傳云會黃巾寇兗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去厥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燕豫之域遂博稽六藝租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合便傳家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傳又云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據此康成家舊貧而幼去厥役之吏自游學始爲通儒其先世固無講學者卽子益恩亦但傳以家事不聞傳學且羣書不得寫定傳與其人其人是指他人更非益恩可知傳又云孔融在北海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

己名之曰小同據此康成戒孟恩書在七十歲時康成卒年七十四爲建安五年庚辰小同爲遺腹子名爲康成所命是孟恩卒在康成之前其未傳學更顯矣范書傳雖云凡元所注不言孝經也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傳孝經然謝承書載元所注不言孝經也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傳稱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以爲五更又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據此是小同非但通經且以孝聞以此諸證推之注孝經之鄭氏當是小同無疑小同注今沒入唐注中但其序文尚有廿八字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內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劉肅斷之曰益康成裔孫所作也福審此裔孫之言實爲可據然所謂僕者裔孫自謂也先人者指小同也若以爲指康成則陸澄十二驗已明非康成若云孟恩則孟恩無經術然則非小同而誰所謂避難者當是小同之子孫避難在魏晉之間劉肅惑於十道志以此序避難南城山卽康成避難徐州則猶以注孝經者爲康成矣三國志高貴鄉公傳正元二年小同爲侍中計爲侍中時年已五十餘其年逾三十學綜六經則注孝經當在三十前後也又玉海引鄭氏孝經序二十五字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計陸氏音義皆是鄭注音義內所出鄭氏注文五百八十六字見於今唐明皇注內爲元行沖邢昺所留者六十三字不見於今唐注內者五百二十一字可見唐

注刪鄭注者甚多今鄭注被刪者不可見而尚有五百二十一字見於陸氏音義之中片言隻字皆是漢人所遺亟可寶貴補錄於音義之中以見尚有典型惟陸氏今全依經典釋文本補錄於此間有成句可見義理者如三才章先出字大半皆是翦截而出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師尹若冢宰之屬也尚可窺見一斑其餘未敢牽綴衍助以成文理學者惟當就其可推測者推測之則猶得見鄭氏之古義至於鄭注之見引於各經正義及北堂書鈔文選注等書內而非明皇之注曾經余氏古經解鉤沈臧氏鄭注輯解所錄今亦備加采引附於各章各句之下以存鄭氏注之遺至於唐注中除釋文因鄭注已出之字之外無多應出應加音義之字可見唐注務前翦繁蕪於古義太多刊落也

邢昺署銜下言奉勅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云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爲講義並非攘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又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奬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校定又言據傳疏敷引據

此更可見邢實爲校定并未爲疏今本元疏邢校合而爲一原
難分剖但御製序前列唐明皇撰宋邢昺校卷一至卷九經文
前列唐明皇御注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校是經內陰文注字是
屬明皇陰文音義二字是屬陸德明陰文疏字自是屬元行沖
而行沖未列名若屬邢昺則列名又是校字非疏字檢論語爾
雅每卷前邢昺列名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然此
疏字究無著處福今擅將陸德明音義下宋邢昺校上補增元
行沖疏四字以正唐儒之名德明爲隋末唐初人是音義在明
皇注前行沖爲明皇時人故補列名當次於德明之後至於元
行沖亦必以皇侃爲本固無從分別且隋書經籍志爲孝經義
疏者有梁武帝十八卷簡文帝五卷蕭子顯一卷又趙景韶徐

孝克何約之王元規何妥亦皆有義疏今雖皆亡然據此則又
可知作義疏者非皇侃一人也

班固白虎通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
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三國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
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
此皆漢人言春秋孝經相輔之大義也

經典序錄內無虞翻惟有虞槃佑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未
聞虞翻有孝經注說明皇序未知所本

南史陸澄傳有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
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
類不宜列在帝典儉荅曰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

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禍案陸澄譏非康成之注其論十二驗最確然疑孝經爲小學則非是王儉之言是也

開宗明義章下鄭注本無第一二字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可證釋文則唐初之書可據也自天子章至喪親章皆當無次第數目有次第數目當是明皇所增故石臺本開成石經皆有之

漢書匡衡傳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據此則孝經分章漢時已有非自皇侃始惟開宗等字不知爲何時人所加耳樂歌竟爲一章案今本說文無歌字

尼音夷字作尸古夷字書堯典厥民夷平也蓋孔子曾預之平若尼丘山頂之平故以爲字尻許愼說文曰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引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閑居如此臧氏鏞堂孝經鄭氏解輯本曰按尻當作居此因釋文上云說文作尻因并改鄭注非鄭作尻福案說文尻乃許氏受衞宏之眞古文孝經但凡經中尻字皆隸變爲居不能改矣又按說文森字許氏讀若曾參之曑所林反晉灼讀如宋昌參乘之參初三反陸氏云音同義別今音亦別者古音驂曑無別特音分輕重耳若曾子字子輿則當義在所林反之驂曑星取三星相連之義參乘取三人同輿之義其實曑星參乘皆有三字之義而三曑驂亦皆同音是音義皆無別矣

曾子大孝云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

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癒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福謂此篇乃見孔子傳曾子曾子傳門人以孝經大義之實據論語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卽不敢毀傷之義曾子制言下篇曰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謂矣故君子不謂富貴以爲已說不乘貧賤以居已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又立事篇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此亦不敢毀傷之義又大孝篇曰刑自反此作家大人注曰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此亦不敢毀傷之義也孔子爲弟子講學皆曰以不敢二字爲義故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至於庶人凡言不敢者九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是也曾子謹守孔子之訓故曾子十篇凡言不敢者十有八不敢忘其親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不敢改父之道不敢臣三德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君子頃步之

不敢忘也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
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
己達善而不敢爭辨不敢外交不敢求遠不敢言大是也又案
儀禮士喪禮旁窆埋於坎此亦是生前不敢毀傷之義且卽是
全受全歸之本義也

揚名福案古聖賢以名爲重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禮記云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又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曾子大
孝篇曰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舉此
數則皆可證孝經孔子此語之義而曾子之說則傳自孝經也
中于事君事君當忠也故曾子本孝篇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
與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引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
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此曾子受孔子
中於事君之教有忠孝二德之據也

明皇本刑於四海釋文鄭注本皆作形字臧氏曰按惡讀烏路
反者唐注也舊讀如字必鄭注陸爲鄭作音不當先言烏路反
此類皆後人改竄故稱舊以存陸氏原本耳鄭作形注云形見
唐本作刑注云法也釋文有法也二字亦淺人所加孝經序雖
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此參用鄭本也正義曰
經作刑刑法也此作形形猶見也義得兩通可與釋文本互證
然此經形于四海猶應感章光于四海當從鄭作形唐本作刑
非也又凡古文經作于今文及傳注作於論語孝經皆傳也今

孝經又今文故字皆作於而不當作于此章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與應感章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於于字前後皆錯見非也考此章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刑于四海葢因詩思齊有刑于之文相涉誤改庶人章正義作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當據以訂正福謂鄭注形見唐注刑法唐注訓法義長至于字之假借無定形亦可通訓爲法刑亦可通訓爲見

福案孝經重敬字敬字凡二十二見而首見於此筆經室續集釋敬云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奬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荀音亟非苟也荀卽敬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葢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言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謚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福謂家大人釋敬字主于攴苟之義孝經此敬字後人未有不以爲心中恭敬之義者但敬父敬兄敬君若專主心中恭敬說則仍是空言非曾子立事之義必須如釋敬所言方實在事上言之譬如敬父則服勞奉養先意承志能竭其力居處懽愉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敬君則日贊贊襄驅馳執掌夙夜匪懈王事靡盬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故此章

末引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同也曾子立孝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義也福謂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字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明皇注不如正義所引孔傳義爲長經言天子不敢惡慢於人非使人不敢各惡慢其親也禮記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卽不敢惡慢之要道也百姓四海曰天子尙不敢惡慢於我之親我豈可不愛敬我親此德教形于也百姓四海各盡孝道不敢犯上作亂則天子亦永保四海得以常奉先王之郊祀宗祀也孔子于諸侯卿大夫士則曰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於天子但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不言然後能保其四海者此孔子春秋尊王之義孔子時王室更弱幾於不保不肯斥言正所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非不煩言保也諸侯之社稷天子可予奪之卿大夫之祿位諸侯能予奪之保守者能盡孝道不致爲上所奪爲下所犯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維持上下封建也愛親者不敢敬親者不敢二者字乃泛指未嘗斥言天子而實首言天子之事此天子所以亦當戰戰兢兢以保天下四海卽二不敢之義也此堯舜夏商相傳至周公孔子之至德要道非別有不易知之道也又案孟子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福謂孔子于經則不敢斥言之至於孟子是子書故可直言之孟子此言益孔門口授之大義孟

子始著之于書也仁以孝爲先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仁孝同也家大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弒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孔傳雖出晉人但史記周本紀曰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又曰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正義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漢書古今人表甫侯作呂侯此則孝經呂作甫之據也宋胡宏疑孝經引詩書爲後人所增果爲後人所增斷不能

書呂刑爲甫刑暗與史記合也又尚書大傳以呂刑爲甫刑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引呂刑亦作甫刑臧氏琳曰此今文家學也又案孔子獨於此處引書經此篇此二句者似有深意就正文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是天子言德言順之正語但引篇名而見刑字則寓有反是之義蓋是時王室道衰聖人不敢斥言其道已反也反與順相對堯典所云堯舜之道以孝德治天下而生其順也尚書載呂刑者古天子不得已作刑而制其反也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卽反言不順之義正與此處所引甫刑之義顯然相證曾子大孝篇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大義也否則此章孔子引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豈不甚合而乃獨引甫刑爲何故耶又案

五經算術上引鄭注云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臧氏云釋文離音力智反則不字後人所加唐注云富貴常在其身正義謂此依王肅注則王肅本亦無不字何也蓋常在其身者謂常麗著其身也易象傳離麗也象傳離王公也鄭作麗梁武力智反此經云富貴離其身猶諫爭章云則身離於令名釋文於彼亦音力智反標經無不字可前後互證知不離之文非古矣石臺本唐石經皆有不字福謂此不然也臧謂離力智反當爲麗著之義其實古人仄聲亦可訓分離此經文明明有不字且不字與不危不溢相應不離與長守相應安可以釋文力智反卽拘泥爲無不字乎又況呂覽引此明明有不字乎若以明皇注常在爲麗著之證則石臺石經皆有不字不麗著更

不成詞矣

福謂曾子立事篇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又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之義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無世守之以恇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卽滿而不溢之義老子昔之得一章曰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歷此言不富不貴不高不滿但祇可謂一介之士若諸侯則自有天子所封之社稷爵位祖父所傳之富貴雖欲不富不貴不高不滿而有所不能所謂不離其身也惟當不驕不危不溢方是聖人維持封建中庸之道也若專主卑虛卽是老子之學又案呂氏春秋先識覽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於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逞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

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福案此秦人引孝經之最古者尤可見孔子以春秋孝經相輔爲教之至意也呂氏之書多采春秋時故書古說此亦必孝經古說之遺而呂氏采之者也如知孝經不危不溢保和之義則無雞父之戰不保之危矣故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可以此例推之矣漢班固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莫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應劭風俗通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謹案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郠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此亦漢班氏應氏說孝經古義也孟子是故得乎巨民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趙注云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福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予奪在天子所以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孔孟相傳之道蓋可見也

孔曾之學皆主戒懼故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孝經十八章曾子十篇皆無泰然自得氣象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是曾子一生皆守孝經戰戰兢兢之大義以至于沒世也且孔曾拖紳易簀皆聖賢中庸之道然則後人侈言無疾坐逝之類皆非儒術矣

曰無擇言身無擇行二擇字當讀爲厥數之數厥數卽詩所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數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詩思齊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鄭氏箋引孝經曰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釋文鄭作擇此乃鄭讀孝經之擇爲數而漢時毛詩本亦有作擇者故孔疏曰箋不言字誤也

曾子立事篇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又云君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本孝篇惡言不出於口此皆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義也論語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此言爲子者不敢妄爲非法非道貽憂於父母唯其疾病方可以使父母憂之也家大

人曰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於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義也又案荀子大略篇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此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義也福謂無曰過無怨惡乃申明曰無擇言身無擇行之義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謂非止于父母生前之愛敬也且宗廟有祖在孝祖卽孝父母也庶人始祭于寢未有身爲卿大夫而無宗廟者也身爲卿大夫上事君下治民中有僚友若言行無德無法必獲罪致禍春秋之世出奔絕祀由于言行無德法者甚多矣若能奉孔子此言則能守宗廟矣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福謂不娶無後致絕祖宗血食自是不孝若實有其後人而不能奉祖宗之祭祀以致不保不守亦謂之無後故此後字亦不拘於不娶無後解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注曰爲後立後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注曰言應有後此皆確證也

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

專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徐彥疏引鄭氏孝經注曰資
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
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福案徐彥乃晚唐人彼見之疏尚是
元行沖疏也明皇注此條已不用鄭注而元疏仍存鄭說自是
唐以前人不肯多棄古義那昺見其不與注相應而刪之所謂
校定者卽此等處可見校定一斑矣

孔子言庶人之孝不過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卽曾子所謂
以力惡食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皆其義也孟子曰世
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
父母五不孝也此五不孝皆言不顧父母之養卽謹身節用以
養父母之反也又案而患不及者之患字其說有二一是明皇
注云患不能及者制旨云何患不及已哉蓋以患字作憂慮
字解言天子庶人始終各有孝道之分際而憂患已之力不能
及乎其孝之分際者未之有也此本謝萬劉瓛之說也一是邢
疏引蒼頡篇謂患爲禍患孔鄭韋王之學引蒼頡篇以釋此經
言孝無終始患禍必及其身也福謂孔鄭韋王之說是也謝劉
明皇之說非也此患字所以作禍字解者言孝須有始有終若
無始無終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孔曾之學皆以防禍患爲
先故曾子曰君子患難除之又曰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

君子夙絶之又曰天子曰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也諸侯曰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曰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曰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皆是患禍及之之義亦卽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恐患禍及身之義明是曾子發明孝經之義譬如曾子注此經也至於及字之義亦屢見於曾子曾子又曰忿言不及於己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蓋皆謂禍患之及身而且及親也孝經曾子不但義互發明卽文理亦復相似至于終始之說福又謂開宗明義章曰孝之始也孝之終也已明言始終二字論語亦曰愼終追遠是終始自當屬之孝道若明皇注以終始爲天子至庶人之終始其義竊所不取何也孔子於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皆言然後能保其社稷保其宗廟守其祿位獨於天子庶人首尾兩章未言保守等義故於此作總結語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也言及于患禍五等所同也明皇講此經不知患及天子之戒是孔子會子論孝之時已預定天寶之事所繫豈不大哉又疏內兩鄭曰皆有誤皆當云主鄭者曰蓋唐人問難之辭不然鄭注內不應有諸家二字且後鄭曰所引尚書乃東晉古文小同時安得知之此尚書亦不過唐時主鄭者所引元行沖等駁之所以傅會制旨卽御製序中所云今存于疏用廣發揮也而今人或卽輯爲鄭注誤矣

則法也論語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詩卷阿四方爲則箋禮記

曲禮必則古昔疏又禮運故聖人作則疏國語周語五曰夷則注晉語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注楚語使知上下之則注神狎民則注皆訓則爲法也孝經則字凡四見此章云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皆訓作法字則字之義譬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毀則爲賊北宮文子引詩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以讒令尹圍之威儀似君民無則焉後人空論多而則字鮮講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

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緒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

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班固白虎通三教曰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以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漢王符潛夫論斷訟篇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崇善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道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

孔子所以引詩師尹者孝教出於師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此言孝教出於師況乎太師此所引二句意固在于民瞻然孔子之意尤節取師尹二字以爲政教之證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及邢疏謂引大臣以并結似未得孔子曾子之本義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引孝經鄭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勞來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周禮大行人疏引鄭注云世子郊迎儀

禮覲禮疏引鄭注云天子使世子郊迎禮記王制正義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正義曰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接舊解言公侯與鄭注異釋文曰當爲于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男者任也與鄭注合然則正義所稱舊解不專謂鄭注矣本或作以客禮待之此八字非陸語故舊本空一字以別之按者據釋文有此本也序錄謂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則此一本是義疏家稱引舊注往往不加區別禮記正義引孝經卽此注也公羊莊公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曰稱字敬老也

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

尚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福案禮記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孔穎達疏曰案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

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臧氏按上注五年一朝釋文音朝直遙反云下注同禮記正義所引與陸本合禮記王制正義引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又遝潘廣韻二十八山鄭氏云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正義曰舊解士知義理安仁關中詩注引鄭注五十無夫曰寡正義引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爲丈夫之美稱與下注臣男子解三事其二與鄭注合此以士爲丈夫之美稱與下注臣男子賤稱文句極相似第釋文稱字音始見下則非也豈士知義理句爲鄭注而唐注本之乎

男子賤稱臧氏拜釋文知注云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小人盡節養臧氏按唐注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鄭注當類此

曾子大孝篇曰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即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引廣雅云享養也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蓋緣孝子之心畜養無已故於祭祀追而繼之諡法云協時肇享曰孝正與爾雅義疏合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此即生則親安之義也王符潛夫論正列篇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

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蒞焉祭則蒞之以敬此皆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義也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卽孝經維持封建之義也

古字順訓二字每相通借順訓皆从川訓之卽順之順之亦訓之也是孝經之順字亦兼訓字以爲義家大人曰抑詩引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四國順之卽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抑詩無競二句乃引詩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釋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特變訓書順耳訓卽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也

孔子與曾子言性無異亦與子思孟子無異性命二字當作一字講中庸首句是也性命二字互勘講卽孟子不謂性不謂命是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卽命也命卽性也率性之率當訓爲帥天下以仁之帥故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亦是率從左傳作帥儀禮覲聘禮射禮古文帥皆作率此蓋謂人之性卽味色聲臭安佚此人之本性如此而不率之以道則任放無節故曰修道之謂教卽孝經人爲貴天性以孝爲教之說也孔曾思孟言性皆實實在孝善仁字上起義所以家大人闢李翺復性

書爲禪學也至于論語性與天道之性雖同是命字但此乃又言天生人有壽夭貴賤之別天之生世代有治亂之分孔子於此必知之性卽是天道故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則曰吾已矣夫顏子死則曰天喪予西狩獲麟則曰吾道窮矣蓋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而知天命乃作春秋春秋世亂多不忠不孝之人上無以教之下無以效之故春秋之義行而亂臣賊子懼焉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此卽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子思言孔子不得位之語子思作中庸見史記孔子世家是漢人有據之言也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閶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閶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閶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閶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閶故周官有門閶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閶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十大夫學於善人聖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鄭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

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

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即其所因者本也之本字

孝經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證以孟子仁之於父子也其義更爲互明家大人著性命古訓更爲明顯蓋性無奧義無事繁言空論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

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辟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禮記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廡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此曾子受孔子容止可觀之訓而力威儀之證也故論語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亦曾子傳孝經容止威儀之義也

論語爲政云生事之以禮孟子云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也漢陸賈新語慎微篇曾子孝於父母昏定辰省周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亦此義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此卽病則致其憂也曾子大孝篇云父母既沒以哀祀之立事篇曰居哀

而觀其貞也本孝篇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卽喪則致其哀也禮記祭義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玉藻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款款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此卽祭其嚴也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皆是五者備矣之義也

中庸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又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福案倍者背也背近亂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曾子立事篇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禮記曲禮在醜虜不爭此卽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之義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琴操云匡人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又案此卽在醜不爭之義亦卽在醜而爭則兵之反也曾子制言下篇不通慮而出危邑又云鄰爾盜寇則吾與慮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又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此亦曾子受孔子在醜不爭之義以盡孝道也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卽不驕不亂不爭敬謹以養父母之義也

說文曰⿰心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出不

容於內也子卽易突字也福謂到子卽倒子卽倒子不孝不順爲突易曰突如其來如蓋謂不孝非常有之事故說文曰不順忽出既有其事則必處之以刑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此誠大亂之道所以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焉又案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前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當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刑也惠氏定宇易經古義引鄭康成曰震爲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也

班固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子孝親亦曰慈慈愛卽孝愛也故曾子大孝篇曰慈愛忘勞卽曾子傳孝經之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歷引孟子孝子慈孫齊語慈孝於父母諡法解慈惠愛親曰孝以證之是也

則身不離於令名經文石臺開成石經唐注皆有不字是也獨此釋文無不字偶脫耳其力智反亦可訓爲分離也此經文前曰不失其天下不失其國不失其家後有不陷於不義則此中一句必當曰不離於令名方合詳見諸侯章富貴不離補義下

漢班固白虎通諫諍篇曰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夫四弼與道率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仗羣辟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後漢書劉瑜傳引鄭注曰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荀子子道篇云人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容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

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又案禮記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又云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以義輔之立孝篇云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又云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大孝篇云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家大人曰諭猶諫也又云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事父母篇云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制言中篇云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謂無違生事死葬祭之禮與從父之令有別班固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而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晳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晳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

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參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頴達不能對福案家語王肅采小說僞撰唐太宗據此以疑大賢惜孔沖遠不知其僞而不能對也

察說文但曰覆審也从宀祭聲而未言其从祭之義春秋繁露祭義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尚書大傳訓同可見察从祭義生于祭孝經言天地明察察即祭之義也曾子天員篇聖人爲天地主家大人注引孔檢討云主祭主也謂聖人之德明察天地故可爲祭之主即曾子傳孝經之義也福又謂明堂以祀天爲最重故名曰明堂堂名曰明即取明察之義此章上文云事天明即其本義也禮記中庸察乎天地言其上下察也與孝經明察之義相近非有悟理也

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引孝經注死君之難爲盡忠臧氏引正義曰舊注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案正義所據舊注皆鄭注也此兼引韋昭者蓋韋與鄭同聖治章進退可度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可見鄭注爲人臣補身過也

爾雅釋言曰將送也廣雅釋言詩椒木福履將之箋那湯孫之將箋烈祖我受命溥將箋皆云將猶扶助也又詩無將大車箋

云將猶扶進也以此數訓證孝經將順其美之將字最切將順其美謂君有美善爲臣者必當扶助而進送以成之也說文救止也周禮地官序官司救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論語八佾女弗能救與集解引馬注曰救猶止也據此則孝經匡救其惡言止禁君之惡也班固白虎通諸侯篇曰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恙非爲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三國吳志張昭傳孫權嘗問衞尉嚴畯宰念小時所聞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舊唐書高宗本紀貞觀五年封晉王七年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

宗問曰此書中何言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

中心藏之釋文云本亦作忠此正義本則作中禍案詩經亦作中今當作中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是中與忠同無疑還不謂矣詩隰桑篇鄭箋云遐遠謂勤臧善也禮記表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又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械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不皆如言何不也以此證禮記瑕之言胡也正合胡卽何瑕胡何三字爲轉聲相通之字也爾雅釋詁曰謂勤也詩摽有梅迨其謂之箋亦訓爲勤據此則遐不謂矣卽是何不勤矣且與下文何日忘之之何字語意

相得爾雅謂勤也之訓非專訓標有梅亦訓此也詩人必變何字爲遐字者此卽家大人所謂義同字變之例三百篇中此例甚多如進退維谷谷卽穀之變也鄭箋訓遐爲遠未解文同字變之例矣

哭不僾陸氏云僾俗作哀非說文作悠云痛聲也音同臧氏鏞堂云說文無僾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依僾聲形皆相近故誤陸氏本作依故云說文作悠音同又云俗作僾非以僾爲依之俗寫也今依既誤僾固改僾爲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爲僾之改僾爲依之譌矣福案僾悠二字雖是加口於依字中加心於依字下其義一也皆从依生義也依者倚也書虞書聲依永律和聲詩商頌那依我磬聲其訓皆言依循樂聲以和樂律有抑揚委曲之義故說文曰依倚也今說文雖無僾字然僾字見於經傳者不止此一處禮記間傳三曲而僾元邢疏已引之矣更有雜記童子哭不僾言童子不知禮節但知遂聲直哭不能知哭之當僾不當僾故云哭不僾正與此處經文哭不僾同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注言其若小兒亡母號啼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僾以此二證推之益可知孝子之哭親悲痛急切之時自是如童子嬰兒之哭不僾不作委曲之聲且可見曾子荅曾申之言實受之孔子卽孝經哭不僾之義也所以閒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僾鄭注云斬衰則不僾故云聲不委曲也說文云悠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僾此悠字之義與僾

同說文所引孝經當是衞宏傳許愼之眞古文孝經此倰字滅
氏鏞堂謂爲俟之訛亦非也蓋倰實有其字所以禮記曾兩見
非獨見於孝經不得以不見於說文中而不背於六書義理者
卽爲俗字如此等字皆是奏前古字作悇作倰皆从依無不可
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
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
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
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
則飭喪祭之禮也孟子萬章篇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宋王氏因
學紀聞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
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戰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言
乎終之之難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漢軍生員樊封校